

数字与玫瑰



美国， 天上飞机在飞

蔡天新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美国，
天上飞机在飞

蔡天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天上飞机在飞/蔡天新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308-15121-4

I. ①美… II. ①蔡…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3273号

美国,天上飞机在飞

蔡天新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张 昊

责任校对 周红聪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53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121-4

定 价 5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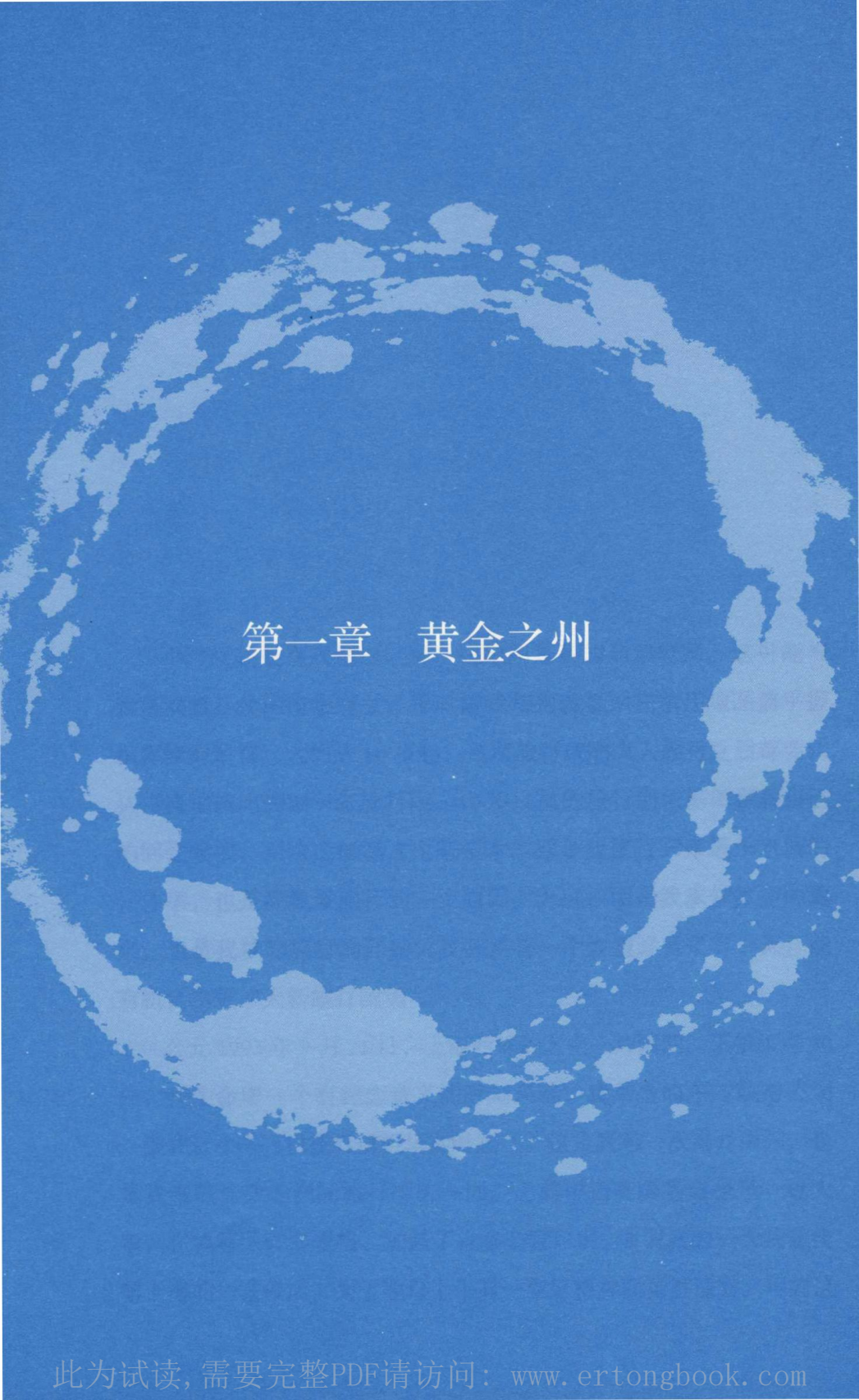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黄金之州	1
第二章 伊利诺伊的旅行	53
第三章 天涯海角	101
第四章 枫叶王国	149
第五章 纽约，纽约	195
第六章 美国，天上飞机在飞	241
第七章 哥伦布的梦想	301
访谈：数字时代的文字记忆术	349



第一章 黄金之州

小时候我最喜欢地理，可以说地图是我的启蒙老师。这可能与我喜欢看打仗的电影有关，那时候我特别羡慕站在军用地图前手握指挥棒的军官。大约从10岁起，每次旅行或随大人旅行之后都要认真地按比例画一张旅行图，10岁以前的旅行则依据母亲和自己的回忆绘成，至今已画满5个笔记本。这是我旅行归来最乐意做的一件事，也是我酷爱旅行的一个原因。无疑地图是我求知欲望的源泉，也是我梦幻旅行的开始，我甚至有一个奢望，将来有一天，能有机会出版“天新旅行图集”。

公元1993年9月21日，上海西郊的天空一片晴朗。下午1点30分，我生命中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来临，我乘坐的东方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飞机在虹桥机场准时起飞。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也是我难以计数的洲际旅行的头一回。之前申请美国签证也是一桩大事，在填写了许多表格、加盖了许多公章以后，8月底的一天我还投宿上海的一家旅店，为了翌日上午有一副好精神面见签证官。写到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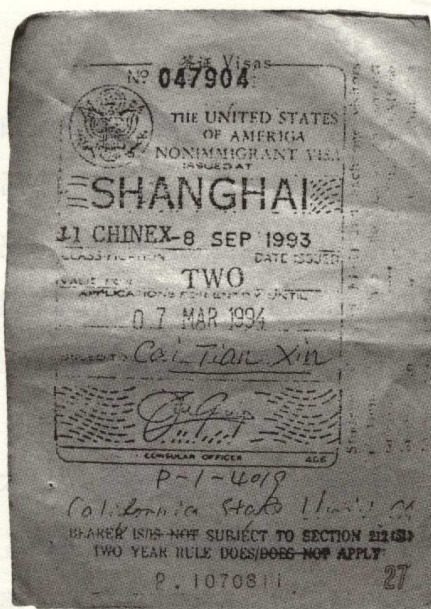
里，我自然羡慕如今的学子和游客，他们可以获得 10 年有效多次入境的美国签证。可是，也没啥可骄傲的，2000 年我在战乱的哥伦比亚，那里的公民便已享受这一待遇，更何况他们还有许多免签的国家。

飞机离开长江口和崇明岛后，仅用一小时便穿越了东海进入日本领空。从机舱内电视屏幕所显示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我们是在福冈和长崎之间飞越九州的，接下来是位于四国和本州之间的濑户内海，广岛在左侧一闪而过，然后是神户和大阪，京都和名古屋，即所谓的关西和关中地区。这些地名我从小熟知，可是亲身游历还需要多年以后。最后，飞机从南面掠过富士山的颈项，由东京湾进入太平洋上空。那一片水域正是 17 年以后，一场罕见的引发海啸和核泄漏事故的 9 级大地震的中心地带。

随着电视画面不时地放大和缩小，我甚至有了恍如隔世的感觉。中国自古以来至元朝年间，称此海域为东海。明朝时，《坤輿万国全图》中此海称为大明海。元明之后，华夏大陆渐有中土之称，此海域称为东海，直到现在。又听说，地球的陆地面积与海洋面积之比为 3 : 7，而太平洋占了整个海洋的 45%，也就是说太平洋的面积比陆地面积总和还要大。从前，我曾 10 多次乘船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台湾海峡上漂游，也曾见到过南海。我写的许多诗歌都与大海有关，其中一首《古之裸》这样写道：

……她撕破内衣

露出了骇人的乳房



作者的第一个美国签证

这首诗写的是大海的险恶，是我对一次海上风暴的回忆，标题后来成为我的第一部西班牙语版诗集的名字。我还记得孩时曾在《科学画报》（多年以后我成了这家上海出版的科普杂志的专栏作家）上看到这样一幅画面：20世纪初，智利的一次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竟然横扫了整个太平洋，来到日本国的海岸，把一艘停泊在横滨港的大船冲到岸边的屋顶上。可是，那天天气却还算晴朗，我怀抱着美好的憧憬。在我和太平洋之间，只隔着偶尔出现的一小片云雾。不过，因为地球自转方向与飞行路线相反，老天黑得特别快，几乎是往常的两倍。

出乎我的意料，飞机自西向东，微微偏北，居然飞到了阿拉斯加（从平面地图上看，我原以为会经过夏威夷的），想必是一条捷径。乘着空姐过来倒水的那会儿，我提出了我的问题，她告诉我，

这儿的飞行高度比较低，如果是白天，可以清晰地看见阿留申群岛上的群山、森林和河流。这一点后来被我自己证实。我还发现，上海与洛杉矶之间的空中航路与海路基本一致，只是后者需穿越日韩之间的朝鲜海峡和北海道的津轻海峡。此外，我还留下一个疑问，在从日本飞往美国的途中，我们是否在经过国际日期变更线的时候，也经过了俄罗斯的领海上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次日本9级大地震发生前一个月，我实现了一次环球旅行。也是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往美国，只是因为着落地是纽约，飞行距离更远，路线也偏北了许多，横穿了整个北海道和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而在大地震后两个月的另一次旅途中，由于飞机是从北京起飞前往华盛顿，甚至不需要经过太平洋，而只是擦过它的属海——鄂霍次克海的边沿。虽然如此，飞行速度在过去的20年内并未有多少改变。

随着黎明的迅速到来，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开始困扰我。虽然这些年来几乎每天都可以在国内新闻媒介上看到有关美国的报道，美国对我们已不再陌生，可毕竟是第一次踏上这片令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土地。间或，刚刚离别的亲人的脸庞一张张浮现在我的眼前；一会儿，国际奥委会的全体委员将在欧洲名城——蒙特·卡罗投票决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国……就这样经过了11个半小时的旅行和梦想，我乘坐的飞机于美国西部时间21日上午10时降落在被誉为“天使之城”的洛杉矶国际机场。

着落以后我并没有获得新鲜感，灰蒙蒙的跑道、被风吹得杂乱无章的草坪，直到验过了护照，出了安检门，一种忧虑感依然存在，因为事先没有也无法订购去目的地弗雷斯诺的机票。有意思的是，整整 20 年以后，我在微博上偶然看见当年居住在洛杉矶的一位中国作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讲到我抵达洛杉矶的同一天，朦胧诗人顾城偕同夫人谢烨离开了此城，经停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返回定居的新西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飞行，因为半个月以后，这对薄命、不甘寂寞的诗坛情侣便双双离世。

洛杉矶国际机场像一个椭圆，形如跑道的车道把乘客接走又送来，各家航空公司的班机停泊在跑道外面的 9 个停机坪上。我无暇浏览四周的风景，因为行李车上放着两只旅行箱和一只旅行包，再说机场附近都是些低矮的房屋，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引发我的好奇心，倒是我步出海关之前，一只训练有素的大黄狗突然跑到我面前嗅了嗅。很快我打消了乘火车或汽车的念头，事先我曾研究过加利福尼

亚的交通图，发现车站都建在 down town，离开机场非常遥远。我找到加州一家小航空公司的售票处，买到了当天飞往弗雷斯诺的机票，这才放心地进了候机厅里的麦当劳。

那时候中国很少有麦当劳或肯德基这类美式快餐店，杭州第一家麦当劳（位于武林广场国际大厦）要到我从美国回来后再过 4 年才正式开张。但有不少同胞已经在北京、深圳这类一线城市品尝过，那多半是出于好奇。假如要他们每天吃热狗和汉堡包的话，未必受得了那份洋罪。不过，孩子们除外，他们因为充分享受到点菜的乐趣而兴高采烈，复杂的中国菜谱令其却步。幸好我以前的北方生活和不挑食的



在弗雷斯诺加州州大



在州大图书馆前

习惯帮助了我，我很快适应甚至有点喜欢上西式餐饮，只因它节省时间。

下午3点，我登上了一架只有12个座位的小飞机，大小和直升机差不多，飞行员是唯一的机组人员。飞机先是沿着蓝色的太平洋海岸向北低空飞行，我能看见各式各样的房屋在光秃秃的山峦之间星罗棋布，公路上密密麻麻的汽车像蚂蚁一样排成了长队，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那会儿我满怀好奇，现在知道那是烦人的堵车。不一会儿飞机掉头向东，越过一片不大不小的沙漠，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便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弗雷斯诺。

弗雷斯诺（Fresno）位于加州的中心，所谓中央山谷地带，东距内华达山脉不远，海拔4418米的惠特尼峰（美国大陆的最高点）

离此只有 100 多公里。西面距海岸线不足 200 公里，但却隔着一座海岸山脉，有点像我后来游历过的中东名城大马士革，与地中海也隔着一座海岸山脉。这里夏季炎热难熬，最高气温在摄氏 40 度以上的多达 40 余天。因此虽然已经到了 9 月下旬，依然骄阳似火。可是，1960 年第八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斯阔谷（squaw valley）却在弗雷斯诺东边仅 50 公里处。

由于没有事先通报，州大外办主任克拉森院长正巧又不在办公室，我只得在机场等候了两个钟头，后来还是克拉森院长的秘书打电话给人类学系的一位华裔任教授开车来接。任教授出生在台北，在大学念完本科以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把我送到了学校附近的一家叫“旅行者”（traveller）的小旅店，我在此度过了异国他乡的第一个夜晚。回想起来，这个店名颇有意味，只是当年的我，尚未发现自己有旅行的才能。

加州被称作黄金之州，工业和经济非常发达，即使是作为一个国家，总产值也仅次于日本和德国，在世界上居第三位（在中国崛起之前），而它的人口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可弗雷斯诺是农业区，离开旧金山和洛杉矶分别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这里土地相对廉价，居民大都住在平房里，街上几乎看不到 3 层以上的房屋，全城人口 40 多万，在加州也算是老四了，仅次于洛杉矶、圣迭戈和奥克兰，位列大名鼎鼎的旧金山之前。

可是，弗雷斯诺的面积却差不多有北京那么大。1872 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这里建城，Fresno 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白蜡树，先用

于河名，因河两岸栽有此树，但现在却既没有河流，也见不到白蜡树了。这座城市唯一一所正规的大学就是加州州立大学分校，共有一万多名学生，她是我当时任教的杭州大学众多的姐妹学校之一。加州州立大学是全美也是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共有 19 所分校，但加州州立大学不同于加州大学，属于非研究型大学，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教学，期刊（虽然都是原版的）和研究基金比较少。

可是，学校名气不大也有好处。抵达不久，理学院汪院长便邀请我吃了一顿美味的生鱼片，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进日本餐馆。那时候的校际交流不太注意对方研究水准，只要人家是发达国家，愿意缔结姐妹学校关系就可以了，主管外事的学校领导平添一份业绩。汪院长是地道的华人，出生在中国香港，而系主任腊哈博士有着墨西哥血统，他看过我的履历表并和我交谈过以后，提议给了我一个客席教授（Adjunct Professor）的头衔，并为我安排了下学期讲授两门数学课。

我该如何打发剩下来的 4 个月时光呢，长达两天的周末尤其无聊（那会儿中国周末还只休息一天）。校园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中国校园里的那种舞会，学生们都在校外自己租住的公寓里狂欢。为数不多的中国留学生又忙于去餐馆打工，他们唯一比较固定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周六上午在校园里打打排球，虽说在所有球类项目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排球（我比较喜欢身体的直接对抗，或者一对一的运动），但一年下来，我的球艺却有了长足的进步。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翻阅一部纸质已经发黄的了的

《美国现代诗选》，当我读到女诗人玛丽安娜·莫尔*的诗句：“我的诗歌是想象的花园 / 花园里遍地都是癞蛤蟆”，厨房里的水壶突然鸣响，情急之中我不慎烫伤了手指，却意外地获得了抵达美洲以后的第一首诗《水泡》，其中有这样两句：

隆起的水泡像白宫

坐落在莫尔小姐的花园里

* 玛丽安娜·莫尔（1887—1972），艾米丽·迪金森之后美国最重要的女诗人之一，与后者一样，她也终身未嫁。



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有了第一次出游的机会。事情来得很突然，一天晚上，州大中国留学生会谭主席打来电话，说他和室友明天去伯克利找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们同车前往。谢天谢地，这还用得着考虑吗？我至今仍然对他心存感激。我记得那天正好是万圣节，下午我和一位俄国犹太人去北郊的米勒顿湖驾驶帆船，玩得十分开心，而此前一天我又在一次美国人组织的雕南瓜比赛中夺得第一名，我的获奖作品是一件漫画式的人物头像，用巧克力饼干做成眼睛和嘴唇，一片枯黄的槭树叶做成鼻子，再把南瓜的藤盖切开，放置成一顶帽子。这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我要交好运气了。

次日一清早，我们三人乘坐美国人切斯特驾驶的一辆老式三菱汽车出发了。切斯特退休以前是本城一所中学的化学老师，他和老伴路易斯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的5个儿女已经成家立业，分散在全美各地。略显孤独的老两口对中国留学生尤为关怀，几乎视为亲生儿女，有一段时间那位谭主席就免费住在切斯特家里。当然，作为美国